



李敖

精品文集

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李敖



横眉对乱世

狂放不羁，才华横溢，使台湾朝野为之震惊的——李敖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敖 精品文集

走近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李敖



横眉对乱世

当代鬼才、现代第一狂人

——自誉五百年内写白话文前三名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志达
封面设计 张成伟
责任校对 范 宣
版式设计 陈光明

李敖精品文集

横眉对乱世

胡枫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28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222-02425-5/I·740

定 价:22.00 元

目 录

蒋介石“天纵英明”原来如此！	(1)
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哪儿？	(5)
蒋介石怎样暗杀革命元勋？	(27)
蒋介石怎样对待老同志？	(66)
汪精卫主和、蒋介石主战吗？	(74)
蒋介石与国库黄金	(97)
蒋介石偷皮色	(122)
国民党的酷吏	(126)
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法子	(133)
国民党细姨史	(135)
国民党与国泰诈财	(151)
国民党与公债赖债	(160)
国民党与印	(163)
国民党李登辉当选的第三种谎话	(167)
蒋宋美龄又不要脸了	(170)
国民党的贿选价码	(171)
“选他做皇帝算啦！”	(172)
冷眼看热选	(173)

公布财产不够，报出来源才算	(175)
国民党杀余登发？	(176)
只证明你们更残忍而已	(178)
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	(179)
法官不行了	(264)
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的知识水平	(265)
再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的知识水平	(273)
国民党的人才政策	(277)
国民党下班了	(278)
咬熊、斗牛与政治	(279)
“政治艺术”大走调	(303)
政治性暴露狂	(311)
有立大家独	(314)
民进党的堕落	(315)
坐假牢与判假刑	(318)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322)
蚱蜢者，匪谍也	(325)
营妓考	(328)
国民党与营妓	(332)
国民党与“私窑子”	(375)
国民党“军中乐园”及其他	(377)
写在“雏妓哲学家”的后面	(382)
雏妓问题	(396)
国民党与搞屁	(404)
从“我是嫖客”到“我是鸡巴”	(406)
陆小芬的乳房问题	(408)
生殖器引发的杂感	(411)
生殖器关系的“积极好处”和“消极好处”	(415)
向东洋人脱裤子	(417)

台湾人玩政治的水准	(419)
为黑吃黑举一个例	(422)
海峡两岸二二八	(427)
没有水平的台湾土蛋	(430)
“澄社”的嘴脸	(431)
乱世浩劫二例	(433)
佛头上与太岁头上	(436)
“吴代叶僵”探秘	(438)
卖国旗的老兵	(441)
国民党与老兵之一	(443)
国民党与老兵之二	(451)
国民党与老兵之三	(453)
国民党与老兵之四	(455)
国民党与忠烈祠	(467)

蒋介石“天纵英明”原来如此！

——料敌如神吗？

国民党传声筒拍蒋介石马屁，说他一生丰功伟业，在中国战场上纵横数十年，军事上是料敌如神。可是，四星上将李宗仁就不以为然。据《李宗仁回忆录》：“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李宗仁这段话，征诸历史，的确不出“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范围，舍此而外，蒋介石在纯军事作战上的胜利，细查起来，都是“偷看了底牌”的结果。而非料敌如神的结果。

所谓“偷看了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蒋介石过去每逢内战，就“内斗内行”，原因无他，偷译之道上花了银子耳！

黄绍 《五十回忆》说“中国的密电码，是太不秘密了！以前多半是用普通的明码本，只是在每页的角上，编列角码，在每页的横直方向，编列横码直码，就算是一本密码。比较进步一些的，也只另印电本，将明码本里面的字，另行排列过，而角码及横直码的编列次序，亦较为不规则而已。现时认为最机密者，不过在已编之密码外，再加上一种不同的数字，使原来的密码，再发生一种不同的变化，就是现时常用的加码法（又名二重作业）。总之：现时中国所用的密电码，仍旧脱离不了密电本的范围，它仅具备编列上的秘密，这种秘密的程度，是有限的，很容易推算得出来。而尚未达运用机械的秘密，与数理的秘密也。而且密电码基本的要求有三种：就是除了“秘密”之外，还须“迅速”和“经济”。中国以往的密电本，秘密性已很有限，因为欲求秘密性之增加，或在编列之次序上，使其复杂。或用加码法，因而译发及译收，就费了很大的时间。往往一件极重要而须迅速处理的问题，就在译电的时间里耽误了。任何一种密电本用久了，都会不秘密，而须时常更换，尤其是很多方面通用的密本。一处遗失，须全部更换。现在各机关密码本之多，与时时更换，都是极不经济的事。所以我认为现时所用的密码本，都不合这三种基本的要求，而须加以改进。

中国过去对于他人密电之推译——即偷译——尚有若干人去研究，但是对于自己密电之码，应如何研究改良，却没有很大的成就。也无异说中国一般的密电码，都是易于推译的。在十八九年内战的时期，我们所用的密码本，都是很幼稚的。往往我们用无线电所发出的电报，都被中央方面推译出来。我到中央谈起已往的经过，贺元敬（国光）对我说：“十九年在湖南作战，你和李德邻、白剑生来往的电报，我们都完全知道。

有一通好像你的手笔，我念给你听听，对不对？”他念出来，的确是我亲拟的电稿，一个字也不差。令我非常诧异！

正因为蒋介石偷译了对方的密码，所以，自然就料敌如神了。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廿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 XH-FA 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及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

如果以上的料敌如神都是以一己之力、辛苦得之，也就罢了。事实上，密码之得，搞的还是“时迁手段”。据蔡孟坚《八十谈‘奇’》：

民国十九年我奉令去北平调查冯、阎、李、白及汪精卫等所组织的扩大会议内情，我抵北平，当然有许多重要机密报

告，但我都自觉是人云亦云，认不必须有策反行动，方可一鸣惊人。彼时自报上得知前驻防海州任应岐部驻防许昌，因此即自平汉路赴许昌，冒昧访任，拟促其一击进占冯方前敌总司令鹿钟麟的总部所驻地郑州。殊不知这位奸猾匪首进退维谷，每日无事，即到许昌英美烟草公司作竹林之戏，结识几位商人，暗中作逃亡准备。某日李宗仁方面巨头潘宜之銜阎、冯之命，以兵站总监身份，视察任部，全体官兵出迎，仅我独守参谋处，忽然有郑州鹿总部派专差送来新颁密电本，该电本上注明各部队互通密码番号，要求参谋处盖戳负责收领。我即用桌上条戳加盖领据照收，将该密本藏在身上，直趋英美烟草公司，原来发现该公司运烟叶的牛车，只要挂英美国旗，战场边沿，均可通过，我当时当然不能说出实情，惟要求该公司车队准我以商人身份搭乘赴接近我方战线县份的运烟叶便车，通过战线，返回开封访问亲友，竟蒙应允，立时随便车出发。途中遇到红枪会，放了几枪，尚无困扰，终于结果辗转到达碭山，该处即为讨逆军总部所在。当以陈立夫先生名义将此密电本，送交总部机要室，闻其后利用该敌方密电本，照无线电番号用敌军总司令名义调动敌方部队，大收战果。委员长蒋公曾在一棵大树下乘凉时召见我，深予嘉勉。不数日，阎、冯即告败退，讨逆战事，即行结束，这是我凭着冒险与命运的一次贡献。

由此可见，所谓蒋介石料敌如神的“天纵英明”，真相拆穿，原来如此！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夜

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哪儿？

4

我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自大·自大·狂》）中提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云云，是与事实不合的。“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事实上，“束发”的小小年纪，何能“追随总理革命”？“束发”的怪说以外，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又说他是“自从十八岁追随总理”云云，也是与事实不合的。事实上，蒋介石“追随”孙中山，既不在“束发”之年，也不在“十八岁”之年，而是在二十七岁之年，那年是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两人关系渐

渐密切，是再过几年以后的事。

孙中山在一九一七年就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时，是个空头大元帅，除少数卫队外，没有一兵一卒。幸亏陈炯明弄到了二十营的兵，就用这二十营的兵，成立了“援闽粤军”，由陈炯明做总司令。这是国民党手中唯一的枪杆子。

虽然由陈炯明做了总司令，孙中山却不放心，于是派许崇智、邓铿等去“挖墙脚”，陈炯明同意许崇智做第二支队司令，带四个营；邓铿做参谋长。第二年（一九一八），在总司令部还来了个三十二岁的作战科主任，不是别人，蒋介石也！

当时陈炯明为了培育国民党唯一的枪杆子，艰苦备尝。虽然如此，陈炯明还是苦撑下来。相对的，许崇智、蒋介石、邓铿等人，在苦撑待变之际，反倒不无动摇。孙中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写信给许崇智、蒋介石，勉以“不可遽怀退志”；同一天写信给邓铿，认为“闻兄颇有离去之意，文意以为不然。……若兄行，则竟兄（指陈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将来愈形困难。”就是证明。——今天国民党口口声声“让史料自己说话”，史料所说，真相就是如此！

别人在前方作战，蒋介石 在后方游山玩水

“援闽粤军”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六日漳州誓师，全军回粤，替国民党抢广东做根据地。四天以后（八月二十日），就进入了汕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这唯一的主力进军广州之际，蒋介石本人并不在军中。八月十六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之日，蒋介石本人正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薄暮，公在飞雪亭畔，倚崖侧乔松，鸟瞰千丈岩瀑布。会大雨，树杪重泉，溅珠喷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面凌空，惟见众山之小，诸流之细，亭下（村名）屋舍俨然。

八月十八日，陈炯明在大埔、潮州、梅县作战下汕头前，蒋介石本人仍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公探隐潭。第一潭黝暗，在峡谷，圆径不过丈余，而深度莫测。潭前涓流一脉，经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为一大岩穴，宽约二丈。上有覆盖。峭壁回合，前面豁开，高可百米突，右有澄湍冲泻。叹为观止。

在别人在前方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在后方游山玩水，直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回家。八月的作战他都没参加，九月的作战也没参加，直到十月十一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线总部，距离攻下广州（十月二十九日），只差十八天耳！换句话说，蒋介石在这次两个半月的战役中，他只参加了最后的十八天，如“让史料自己说话”，是今天十分之九的《蒋总统传》，都要改写矣！并且，最后十八天中，他在最后十三天（十月十六日）才赶上本军，最后九天（十月二十日），因许崇智“病假”，才“以个人关系代许军长统率第二军作战”，过了一天多（十月二十二日），就拿下了惠州。我想，古往今来任何正义的历史家，核定丰功伟业，帐都得搬搬位，改记在别人头上吧？

“紧要关头就回家”

由于蒋介石有过上面这种“紧要关头就回家”的作风，引起我彻查一下他与孙中山关系的种种，结果我发现，他这种作风，倒也值得统计统计。

第一次——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蒋介石就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但是干了四个半月，他就在前方作战之时，留书（七月三十一日）走了。八月二日，邓铿派人至少汕头留他，留不住；八月八日，孙中山打电报阻止他，也无效。八月十八日，他回到上海。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归沪，轮行稳疾。入夜，公对月华吐朗，追忆少时奉母游招宝山及天童育王诸胜光影。

到了九月五日，蒋介石才停止出走，离上海。九月十三日回到汕头。九月十八日到了漳州总司令部。

第二次——九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长泰。十二月十五日，吃了败仗，他“只身冲围而出”，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他又离开了部队，说是“请假归沪”。五月二日，返长泰。七月四日，他写信给邓铿，说“弟自去年拂然而去，赧然而归。……”表示不想干了。九月二日、九月五日，他又游山玩水。十月二十八日，他去了日本。

第三次——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他又回到漳州。四月十三日，在总司令部议事。四月十四日，筹定作战计划。可是到了四月十六日，他又出走，到了鼓浪屿。四月二十二日，他

又回到上海。六月二十八日起，他游山玩水，从普陀游玩起，直到七月二日，才回宁波。七月四日，再来上海。

第四次——七月十六日，他又回到漳州总司令部。八月七日，他又回上海。八月十三日起，游雪窦。八月十六日，“援闽粤军”在漳州誓师了，蒋介石却还在游山玩水中！”（详情见前。）十月十一日，他回到前线。十一月六日，他又留书出走，信中说“弟既不见信于总座，又不见谅于军长，而受欺于（张）国桢，是诚怀疑于上、受辱于下之时，能不自反而缩、见机而作乎？”十一月十二日，他回到上海。十一月二十二日，回到奉化。十一月二十三日，就上雪窦山游山玩水了。

“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

第五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到了广州，恢复军政府。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

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不幸。盼复。孙文。阳。

但是蒋介石显然仍在“迟延”中。一月十二日，杨庶堪有信给他，字里行间，颇能看出内情：

介石兄台鉴：

……颇闻前日（二月二十九日）兄来沪，以读某函不快而归。方欲作书婉劝。……中山先生政治兴趣欲衰。……尤欲持

以勉兄，共襄其业。且见兄之关涉重要。过于一般同志。中山先生从事创造，自当仗兄为前驱。然而先生撒手则已耳，如犹奋斗，吾辈安忍作壁上观？故无论如何拂逆，皆当含忍而为之。兄此时固万万不能遽息。……何时来粤？先示极幸。弟庶堪手启一月十二日。

一月十五日，邵元冲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内情：

介石我兄惠鉴：

……现时先生（指孙中山）既力促赴粤，则亦不能过拂其意。盖先生处能真心办事之人，实亦太少。吾人万不能不尽心以助之。……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人。……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为社会努力。否则一齐撒手，中国不成其为国家矣！真厌恶社会者，只厌世派隐士自杀者而已。故弟愿兄易厌恶中国社会之心理为爱社会，如慈母对于不肖之子，仍尽心力以谋感化之。此吾人应有之态度也。兄意以为何如？……弟元冲顿。一月十五夕。

蒋介石在函电催之下，才在二月六日到了广州。可是，只一个星期后（二月八日），他就“迳归”而去。三月十七日，又上普陀山游山玩水去了。

做了恶梦，他又走了！

第六次——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

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孙文。艳。

四月四日，蒋介石回电，说：

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多阻碍，暂为缓行，特复。中正叩。支。

四月五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促恺诸兄鉴：

昨天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万端待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精卫兄如何分身，亦望一临，无任企盼！文。歌。

四月十八日，孙中山又电蒋介石，说：

密转介石兄：

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指许崇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下不可，接电速来。文。巧。

在孙中山这封电报前四天（四月十四日），陈炯明也电蒋介石，说“克日将各军调赴前线，……战事在即，望兄速来。”四月二十二日，许崇智电张静江，说：“介兄来粤，吾军之幸，亦吾党之幸。”四月二十四日，胡汉民电张静江，说：“今日开始攻击，先生（指孙中山）盼介兄来，欲将警卫团扩充训练，